



“七七事变”中的八宝山战场

● 冯维成

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是1937年7月7日深夜在丰台卢沟桥畔爆发的，拉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也标志着日本开始全面的对华侵略战争和中国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驻守北平的中国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发出了“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的豪言壮语。卢沟桥是全面抗战第一个主战场，所有有关“七七事变”战事的文章，都是围

绕着卢沟桥展开的，因为卢沟桥、宛平城是中日双方军队开战的第一个阵地，在这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由于位于石景山的八宝山区不是主战场，所以大家很容易忽略同卢沟桥一样与北京城息息相关的八宝山战场，因此也极少有人提及。就是说到八宝山战场，也是语焉不详，极为简略。实际上，从宛平城北到八宝山一线，却是构成了保卫北平

非常重要的第二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八宝山防线一旦被攻破，北平城就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日军可以马上占领它，同时也切断了二十九军的退路。因此，从各方面看，八宝山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从日本东洋文化协会编辑的《支那事变战局地图》看，“北平附近略图”上面清晰地标出了日军对卢沟桥、八宝山发起进攻的路线。

从卢沟桥到八宝山的两道防线

很多文章在记述“七七事变”时都要提到在“卢沟桥事变”中英勇御敌的吉星文二一零团，而对于驻守八宝山的驻军则只说是一一零旅的另一个团，没有提到它的番号和团长的名字。查国民党军陆军第二十九军沿革序列：1937年7月时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下辖四个旅：一零九旅、一一零旅、一一一旅及独立二十五旅，驻守西南方向的为一一零旅，旅部设在西苑，二一零团驻守卢沟桥，一一零旅旅长

何基津，下属有：二一零团和二二零团二个团，二一零团团长沙守义。当年二二零团的大刀队进驻八角村时，在闲暇中还给村里小学生表演过武术。这条防线是这样布防的，在衙门口村南的小坟地挖出第一条战壕，第二条战壕在其北的八角岗子，也叫八角南山的地方。八角岗子是一座孤山，海拔88米，原本在南坡上有一座覆钵式白塔，

有3米多高，因为白色的目标过大，恐怕会成为日军炮击的目标，战士们还把塔身用青灰涂抹了。

当我们还原卢沟桥战斗的全过程就会发现，八宝山防线对于整个卢沟桥战斗竟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战场。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为什么不是在其他地方，而是在卢沟桥打响的？很多人的大脑中会有这样的考虑，因为日军早在1937年前就策划了占领北平城，控制整个华北的计划，已经悄悄地完

了对北平城的包围，具体部署是：1、是将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级别由少将提升为中将，由田代皖一郎中将任司令官；2、日本华北驻屯军直接听命于天皇；3、在京东制造由日本扶植的汉奸殷汝耕伪冀东自治政府；4、在京北有德王的伪蒙疆自治政府；5、制造热河、察哈尔的独立；这一切都在日军控制中，而卢沟桥成为了北平城西南方向唯一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因此攻占卢沟桥等于是打开了北平城的大门。

“七七事变”中的八宝山战场

通称为“七七事变”的卢沟桥战事历时22天，从战事的进展来说，可分为4个时间段：7月7日~7月10日、7月11日~7月15日、7月16日~7月27日、7月28日~7月30日。从时间节点来看，整个战事在每次停战后，全部过程中有4次都是双方共同协商撤军：7月9日、7月12日、7月20日、7月22日，每一次协商撤军，日方都是首先撕毁协定，谋求

进一步扩大战争，就好像是一个无赖看着一块大蛋糕，无法一下都拿走，只能一次次用尽各种手段，来一点点地蚕食，直到全部拿走。就连显而易见的挑起“七七事变”换言之即是谁打响了第一枪的问题，日军也是百般抵赖。尽管如此，在日方内部，他们并没有隐瞒这个问题，日军华北驻屯军辅佐官寺平在1938年6月28日7月8日《朝日新闻》召集的“卢沟桥事件座谈会”上就毫不隐晦：“7月8日凌晨二时，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和松井商议确定‘占领宛平城东门，以有利于现地交涉。’”为此日方华北驻屯军参谋会议决定：以此次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日军利用与宋哲元谈判间隙赢得增兵的时间，7月9日第一次撤军协商破裂后，7月10日起日军由各地调集重兵，再向宛平城发起进攻，11日日本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发表“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声明”，宣布“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已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同时陆军参谋长下令：关东军及朝鲜军抽调二个多师团入关，到15日日华北驻屯军制定了二期作战计划，陆军要在一举击溃三十七师之前，先以空军对三十七师的阵地集中轰炸，目标是：西苑、八宝山、长辛店，16日又增派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前往华北。

日军炮轰宛平城，造成城内很多居民

保障撤退的畅通

7月28日在南苑之战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英勇牺牲，晚9时宋哲元奉命携秦德纯、冯治安等离平赴保定，指派张自忠出任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长，继续与日军交涉。当南苑、广安门战斗失利，宛平城、卢沟桥在失守后，仅剩八宝山一个阵地尚由一一零旅掩护，保证了这条通道的畅通，才使驻平各部队及保安部队安全地通过八宝山由门头沟往南撤退。

8月3日宋哲元发表致国民政府的致电称：“自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我三十七师自卢沟桥以迄八宝山一带，与日抗战二十余日，我团长吉星文受伤不退，我兵伤亡在1000名以上……”按宋哲元江电统计“综计各战役，我官兵伤亡约5000余名，其余军需品损失无算。”

据1937年8月7日上海《大公报》记者报道：在（二十九军）撤军的过程中，日军出

动六架重轰炸机，堵截追击，日机欺我军没有高射机枪，肆无忌惮地低空飞行，尾追扫射，我军在青纱帐的掩护下行军，但因军装为灰色，而青纱帐是绿色，反差较大，被日机飞行员看得很清楚，因此我军的伤亡较大。由于在宛平县城至八宝山一线是掩护各部撤退的重要通道，为确保这条路线的安全，何基津的一一零旅奉命掩护，直到7月30日晚二十九军全军安全撤离后，一一零旅才与当地百姓挥泪道别。范长江对卢沟桥之战有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在北方和战待定的局面下，多劳三十七师毫不动摇地把守着卢沟桥和八宝山阵地，使北平对外交通保持着一线生机，根本上延宕了日军瓮中捉鳖的计划。”范长江在这里将卢沟桥与八宝山的阵地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看到了八宝山阵地在“七七事变”中重要的战略地位，范长江不愧是著名的记者、报人，具有敏锐的眼光和真知灼见。

负伤，吉星文也被炸伤，他为避百姓伤亡，将城内的居民疏散到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由此战事就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等处。7月13日在严宽致何应钦密电中称：“南京，部长何：○密，……5.日军在平西四郊附近活动，极可虑，市民极感不安，甚盼中央北上，以安大局。”

7月14日秦德纯在致钱大钧的密电称：“特急，牯岭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慕尹兄勋鉴：生密，情报——5.平市四郊有日坦克车二、四辆四处常扰，与我驻军到处小有冲突。”

7月17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纲要》，决定日军兵分三路，从各个方向进入华北。在北平的战事日趋紧张中，宋哲元也由山东回平，途经天津时与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谈判，日方提出要宋哲元将日军十分惧怕的三十七师调往冀南，防务由一三二师接管。这个情况严宽在7月21日已致电何应钦

“南京部长何：1015密，1.此间昨夜，今晨讨论，决战卢沟桥前线一带之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及平防之冯部何（基津）旅，限本午前后撤退，吉团已退长辛店，由（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何旅移西苑，由赵（登禹）师王（长海）旅换防，乞求对日示诚和平。”

但7月22日晚六时，香月清司悍然单

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发出第418号指示：全面攻击北平。

同日严宽再致何应钦报告：“南京部长何：1015密，极密，……2.日军仍驻卢（沟桥）东关外高岗及（大）瓦窑，大部集五里店、大小井一带。”

7月27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当系贵军对于实行协定仍无诚意，而挑战态度亦未和缓之故，倘贵军仍有意不欲扩大事态，则应迅速将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第三十七师与西苑之该师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地区——倘上述各节，不能见诸事实，则认为贵军无诚意，我军处于不得已，当即采取独自之行动，届时发生之事态，当然应由贵军负责者也。”宋哲元拒绝了日方一切无理要求，通令二十九军抵抗。三十七师从北、东北、西北三面合围，先期日军已占领了丰台，可以随时切断平汉、北宁铁路之间的联系，对北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冯治安命令吉星文从长辛店往北、何基津从八宝山向南两路夹击日军，同日军展开白刃战，并夺回了龙王庙阵地。据时任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宛平县县长的王冷斋在《七七回忆录》中说：“……并令三十八师董升堂旅袭丰台，二十八日经我奋勇猛攻，当将丰台克复，同时我卢沟桥、八宝山两处军队在何旅长、吉团长指挥之下，并将五里店、大井村附近敌人驱还。”

从持续了20多天的卢沟桥战事来看，八宝山阵地始终处于二十九军进攻、防守和日军进攻、企图占领的战略要地，八宝山是前哨阵地卢沟桥的强大后盾，正是因为二十九军在八宝山设立了第二道防线，才确保了日军在卢沟桥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以后出版的各种描述卢沟桥“七七事变”的战事中只提卢沟桥而不提或极少提到八宝山，是很可惜的。

甯為戰死鬼
不作亡國奴
宋哲元題詞
二十九軍口號

